



讀通鑑論 二

文

白



对

照

[清]

伊 王
力 夫
译 之
著



團結出版社



文 / 白 / 对 / 照

論 鑑 通 讀

二

(清) 王夫之 著
伊 力 译

 团结出版社



卷九
—
卷十六

卷九

献帝

1.有诡譎鸷悍之才，在下位而速觊非望者，其灭亡必速。故王莽、董卓、李密、朱泚俱不旋踵而殄。又其下者，则为张角、黄巢、方腊之妄，以自歿而已矣。其得大位，虽夺虽僭，而犹可以为数十年人民之君长，传之子孙，无道而后亡，则必其始起也，未尝有窥窃神器之心，而奋志戮力以天下之祸乱为己任；至于功立威震，上无驾馭之主，然后萌不轨之心，以不终其臣节而猎大宝，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，未有或爽者也。

关东之起兵以诛董卓也，自袁绍始。绍之抗卓也，曰：“天下健者，岂惟董公？”其志可知已。及其集山东之兵，声震天下，董卓畏缩而劫帝西迁以避之，使乘其播迁易溃之势，速进而扑之，卓其能稽天讨乎？乃诸州郡之长，连屯于河内、酸枣，踌躇而不进。其巽懦无略者勿论也；袁绍与术，始志锐不可当，而犹然栖迟若此，无他，早怀觊觎之志，内顾卓而外疑群公，且幸汉之亡于卓而已得以逞也。

善于权变而又野心勃勃的人，在地位很低的情况下想迅速登上帝位，他本人一定会很快灭亡。所以像西汉末的王莽、东汉末年的董卓、隋朝末年的李密，唐朝末年的朱泚都是因此转瞬之间灭亡的。又有其次者，像东汉末年的张角、唐朝末年的黄巢、宋朝中期的方腊也狂妄自大，结果也以自己的灭亡而告终。那些坐上皇帝大位的，虽是从别人手中夺来的或割据一方僭称皇帝，但仍然可以当上数十年的皇帝统治百姓，到期把大位传于子孙，不久就会因其子孙的无道而很快灭亡；这些人最初兴起的时候，并没有觊觎皇帝宝座的野心，而往往下决心全心全意以惩治天下的祸乱为己任；到了他们功高而有震主之威时，君主对他们已是无能为力难以驾驭了，这时他们才萌生了不轨之心，终于不能守忠臣之节而篡权夺位，像这样的人虽然暂时夺取了天下，但却不能占据很久，这一点从来都是不错的。

东汉末年，潼关以东地区各路大军起兵攻打董卓，是袁绍倡议开始的。袁绍在抗击董卓时曾说过：“天下强大者，难道只有一个董卓吗？”从这句话中也可以知道其志向。到他把山东（汉代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）地区的各路军队集中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声名已是威震天下，董卓也很害怕而不敢与之争锋，于是就胁迫皇帝迁都到西京，假如当时乘董卓西迁军队易溃之际，山东诸军迅速出击，董卓岂能逃脱天下的惩罚？而当时山东各州郡的长官率领自己的军队安营扎寨在河内（今河南省武陟县一带）、酸枣（今河南省延津县一带），犹豫不决，踌躇不前。对于其中那些性格懦弱无远见卓识者我们暂且不论，就袁绍及其弟袁术而言，最初他们消灭董卓之志锐不可当，而现在之所以将军队驻扎于此，不敢追赶董卓者，没有其他的原因，主要是

于斯时也，蹶起以与卓争死生，曹操、孙坚而已。操曰：“董卓未亡之时，一战而天下定。”使一战而天下定，操其能独有天下乎？既败于荥阳，且劝张邈等勿得迟疑不进，失天下望，而邈等不用，操乃还军。当斯时，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。以操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，因后事而归恶焉尔。孙坚之始起，斩许生而功已著，参张温之军事，讨边章而名已立，非不可杰立而称雄也；奋起诛卓，先群帅而进屯阳人，卓惮之而与和亲，乃曰：“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，吾死不瞑目。”独以孤军进至雒阳，埽除宗庙，修塞诸陵，不自居功，而还军鲁阳。当斯时也，可不谓皎然于青天白日之下而无惭乎？故天下皆举兵向卓，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，坚而已矣。其次则操而已矣。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？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，非绍、术挟奸心以养寇，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。故他日者，三分天下，而操得其一，坚得其一，坚之子孙且后操而亡；坚之正，犹愈于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。

因为他们早就有觊觎皇位的野心，然而他又害怕一方面受董卓的掣肘，另一方面会遭到各州郡长官的反对。而此时，他正希望借董卓之手灭掉汉朝为自己的阴谋得逞扫除障碍。

就在同一时间里，起兵与董卓以争生死者还有曹操和孙坚。曹操曾说：“在董卓还没有西逃的时候，和他决一死战消灭掉他，天下就可以安定了。”假如一战而使天下安定的话，曹操后来怎么能够独自拥有天下呢？曹操在荥阳（今河南省荥阳县）被董卓军队打败以后，就劝张邈等人不要犹豫不决迟疑不前，不要让天下人失望，而张邈等人为保全自己的实力，不用曹操的建议，曹操孤掌难鸣，也被迫撤军。从这时曹操言行中可以看出，他确实没有统治天下的野心。人们之所以认为曹操早有专擅天下的野心，是因为后来他做的坏事太多，人们归罪于他早有野心而已。孙坚开始起兵也是默默无闻的，后来他斩掉许生功劳卓著，在作张温的参军事时，以征讨边章而名扬天下，因此他也不是不能算作英雄豪杰。董卓之乱，孙坚率军奋起征讨，比各路军队先率军驻屯阳人（今河南省临汝西）董卓害怕和他交战，就派使者提出和他和亲，孙坚则说：“不杀掉你三族悬首示众天下，我死不瞑目。”他率先孤军进入京师洛阳，清扫宗庙，修葺几位先帝的陵墓，尽管如此，他并不居功自傲，还军驻扎在鲁阳（今河南省鲁山县）。这时的孙坚，其忠心是皎然于青天白日之下尽人皆知的。所以说，当天下各州郡长官都率军抗击董卓，而能舍身忘死与董卓争生死者，只有孙坚而已，其次则算得上曹操。难道是袁绍的实力不及曹操和孙坚吗？当时，曹操和孙坚只知道讨贼而没有其他的想法，不是袁绍、袁术兄弟包藏奸心养痛贻患，而希望两虎争斗鱼蚌相争自己得利所能相比的。所以，后来，天下三分，曹操得其一，孙坚得其一，孙坚的子孙又灭亡于曹操子孙之后，这主要因为孙坚忠心耿耿，而曹操的心变得太快的缘故。

故天下非可以一念兴而疾思弋获者也。汉高之入关中，思亡秦而王关中耳，项羽弑义帝，而后有一天下之心。创业之永，天所佑也。董卓死，李、郭乱，袁绍擅河北而忘帝室，袁术窃，刘表僭，献帝莫能驭，而后曹操之篡志生。曹操挟天子，夷袁绍，降刘琮，而后孙权之割据定。是操之攘汉，袁绍贻之；坚之子孙僭号于江南，曹操贻之也。谓操与坚怀代汉之心于起兵诛卓之日，论者已甚之说，岂谅人情、揆天理、知兴废成败之定数者乎？以诡譎之智、鸷悍之勇，乘间抵巇，崛起一朝而即思天位，妄人之尤者尔，而何足以临臣民、贻子孙邪？

孟子曰：“五霸，假之也。”假之云者，非己所诚有，假借古人之名义、信以为道之谓，非心不然而故窃其迹也。无其学，无其德，则假矣。名与义生于乍然之心者，固非伪也。王莽之于周公，张角之于老聃，不可谓之假也。当曹操不受骠骑校尉之职，东归合众，进战荥阳，而孙坚起兵长沙，进屯鲁阳，拒卓和亲之日，而坐以窥窃神器之罪，则张角、黄巢、方腊可以创业贻子孙，而安禄山、朱泚、苗傅、刘正彦尤优为之矣。诛非其罪而徒以长奸，深文之害世教，烈矣哉！

所以，并不是说一有得天下念头就可以想很快获得天下的。汉高祖进入关中（古代泛指函谷关以西地区）就是想灭掉秦朝称王关中，项羽在杀义帝的时候，也就有了统一天下的野心。创业的长久，要有上天的保佑。董卓死后，其部将李傕、郭汜内讧，而袁绍此时却专擅河北（指黄河以北地区），忘记还有汉天子的存在，袁术不自量力窃居大位，刘表也僭称尊号，当时献帝对他们也无能为力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曹操篡位的野心才萌生的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夷灭袁绍，迫使刘琮投降，而后孙权才割据江东。曹操能挟持汉天子，这是袁绍留给他的机会；孙坚的子孙能在江南地区僭称尊号，则是曹操留给他的机会。说曹操和孙坚早在起兵抗击董卓时就已萌生了取代汉朝的野心，有人对此说非常肯定。这些人难道会理解人情、考虑天理、知道兴衰成败都是有一定气数的吗？凭借有权变之智、骁悍之勇，乘皇帝权衰、诸侯争雄之机，一旦其实力强大就野心勃勃，想坐上皇帝的宝座，这是这些无知妄为的人的最大过错，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坐天下统治臣民，怎么能够把天下留给子孙呢？

孟子说：“春秋五霸，假借仁义”。所谓假之，就是说并非自己真正拥有，而是说假借古人的名义，确实想替天行道，而不是心不愿这样做，而故摆出样子让人看。没有才学，缺乏道德的，才是假的。名和义油然而生于心者是有的，确非全是假的。王莽把自己比作周公，张角把自己比作老聃的时候，都不能说他们是假的。当曹操拒绝接受董卓授予的骁骑校尉一职，而逃到关东地区集合军队，与董卓相战在荥阳的时候，当孙坚在长沙（今湖南省长沙市）起兵，进驻鲁阳，抗击董卓并拒绝和董卓和亲的时候，就说他们是心怀叵测，有觊觎皇帝宝座的野心，那么像张角、黄巢、方腊等人就可以开创基业传及子孙了，而像安禄山、朱泚、苗傅、刘正彦就尤其应该这么做。无罪者得到惩罚只能会助长心存奸心者的气焰，引用教条，苛细周纳，以

2.蔡邕之愚，不亡身而不止。愚而寡所言动者，困穷而止；愚而欲与人家国神人之大，则人怒神恫而必杀其躯。邕之应董卓召而历三台，此何时也？帝后弑，天子废，大臣诛夷，劫帝而迁，宗庙烧，陵寝发，人民骈死于原野，邕乃建议夺孝和以后四帝之庙号，举三代兴革之典礼于国危如线之日，从容而自炫其学术，何其愚也！

而不但愚也。汉之宗社岌岌矣，诸庙之血食将斩矣。夫苟痛其血食之将斩，讳先祖之恶而扬其美，以昭积功累仁之允为元后也，犹恐虚名之无补。乃亟取和帝之凉德不足称宗者而播扬之，是使奸雄得据名以追咎曰：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，而汉亡宜矣。此则人怨神恫，陷大恶而不遁者也。

以情理推之，邕岂但愚而已哉？邕之髡钳而亡命，灵帝使之然也。四帝可宗，则灵帝亦可宗矣。邕盖欲修怨于灵帝，而豫窒其称宗之路，邕于是而无君之心均于董卓，王允诛之，不亦宜乎。董卓曰：“为当且尔，刘氏种不足复遗。”邕固曰“刘氏之祖考不足复尊。”其情一也。故曰：邕非但愚也。虽然，神

定人罪对孔孟正统思想的危害也真是太大了!

蔡邕的愚蠢就表现在,他人不死就不停止愚蠢的言行。很少付诸行动的愚蠢行为,会因愚蠢者困穷而停止,而涉及到别人、国家、神人的非常愚蠢的行为,就会引起人神共怒从而一定会给愚蠢者带来杀身之祸。蔡邕接受了董卓的征召历任三个部门的长官,而这是什么时候呢?太后被杀,天子被废除,大臣被诛戮,又挟持皇帝西迁长安,汉朝宗庙被烧毁,先帝陵寝被发掘,人民横尸原野,而蔡邕这时却助纣为虐,建议董卓削去汉孝和帝以后四位皇帝的庙号,在汉朝天下岌岌可危的时候还要恢复夏商周的礼制(古礼,庙号以祖和宗称谓,祖有功而宗有德),对董卓的残忍暴虐视而不见,却自己卖弄所谓学术,这是何等的愚蠢啊!

其愚蠢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一点上。当时,汉朝江山岌岌可危,供奉各位先帝的宗庙已很少人来祭祀。如果对汉朝宗庙已很少人来祭祀表示痛心,也会把先朝皇帝短处隐蔽起来,宣扬他们的优点,以向人们昭示他们功德和仁义是可以算作称职的天子的,尽管仍会觉得这些虚名无补于事。而蔡邕却急于把和帝等先帝德行不足以称宗的消息到处传扬,以致于使那些奸臣们据此而到处宣扬他们的错误说:这都是些不能作君主统治天下的人,汉朝的灭亡也是应该的。蔡邕这样做,引起神人共怒,结果他本人身陷大罪也是在所难免的。

以人情道理来推论,蔡邕难道仅仅是愚蠢而已吗?蔡邕之所以被罢免官职处以刑罚,是因为灵帝的缘故。如果四位皇帝都可以在庙宗中获得“宗”的称号,那么灵帝自然也可获得“宗”的称号。蔡邕大概是怨恨灵帝,而想通过这样一种办法不让灵帝称“宗”。蔡邕这样做,他的无君之心和董卓是一样的,王允杀掉他,不也是应该的吗?董卓说过:“为这一切,也应把刘氏子孙斩草除根。”蔡邕也曾说过:

其可欺、神其可恫乎？则亦愚而已矣。

3.韩馥、袁绍奉刘虞为主，是项羽立怀王心、唐高祖立越王侑之术也；虞秉正而明于计，岂徇之哉？王芬欲立合肥侯而废灵帝，合肥侯愚而曹操拒之，合肥以免。刘虞之贤必不受，操知之矣。故但自伸西向之志，而不待为虞计。于是而知操之视绍，其优劣相去之远也。操非果忠于主者，而名义所在，昭然系天下之从违，固不敢犯也。未有犯天下之公义，而可以屈群雄动众庶者也。

或曰：馥、绍之议，亦恶乎非义哉？《春秋》之法，君弑而为弑君者所立，则正其为篡。梁冀弑质帝而桓立，董卓弑弘农王而献立，献不正乎其为君，则关东诸将欲不奉献为主而立虞，恶乎不可？

曰：执《春秋》之法以议桓帝之不正其始，得矣。帝方以列侯求婚于梁氏，趋国门而承其隙，未尝无觊觎之心焉，则与闻乎弑者同乎贼；使有仗大义以诛冀者，桓帝服罪而废焉，宜也。且顺、桓之际，汉方无事，而不亟于求君也。若献帝之立，年方九岁，何进之难，徒步郊野，汉不可一日而无君，帝自以明了董卓之钦仰，弘农废，扳己以立，未能誓死以固辞，幼而不

“刘氏的祖先不应该再称尊。”他们的说法尽管不同，但所表达的对刘氏的怨恨之情却是一致的。所以说，蔡邕不仅仅是愚蠢。尽管如此，难道神可欺吗，神可以恫吓吗？蔡邕可以说是愚蠢到了极点。

东汉末年，袁绍奉立刘虞为皇帝，这与项羽立楚怀王熊心，唐高祖立越王杨侑的办法没有什么两样。而刘虞其人正直而且明于心计，难道会被他们所利用吗？王芬曾想立合肥侯为皇帝，废掉灵帝，合肥侯很愚蠢想接受这个称号，但遭到了曹操的拒绝，这才使合肥侯保全了一条性命。同时，曹操也知道，像刘虞这样有贤德的人肯定不会接受尊号。所以他就不在刘虞身上打主意，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向西方延伸势力迎回汉献帝。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：曹操与袁绍相比，要高明得多。曹操并非真实忠于天子，然而献帝有作为天子的名义，而且很明显天下的一切名义还得由献帝决定，天下的人本来也是不敢违犯皇帝的诏令的。没有人能既违反天下的公义，而又可以使群雄屈服，统帅民众的。

有人会说：韩馥、袁绍议定奉刘虞为君主，难道也是不义之举吗？《春秋》中明确规定，君主被臣下所杀而被杀君主者所奉立的人，也算是篡位。梁冀杀掉质帝，而桓帝又被梁冀所立，董卓杀弘农王刘辩而立献帝刘协，按照《春秋》的规定，献帝也不适合作为君主，那么关东地区的各位将领不奉献帝为天子而另立刘虞，怎么不行呢？

我认为，拿《春秋》的规定对照桓帝的所作所为，他是不应该作天子的。桓帝即位之前，正以列侯的身份向梁氏家族求婚，借此而进入京城伺机以动，他是有觊觎皇位的野心的，那么，参与和知道是谁杀了君主，而又不奋起讨贼，其罪过和贼是相同的。若使有仗大义者起兵杀掉梁冀，桓帝服罪而被废黜也是应该的。况且顺帝到桓帝这段时间，汉朝天下无事，而不是急于求立君主。像汉献帝被立为

审，无大臣以匡之，而卓之凶焰，且固曰：“刘氏种不复留。”则舍己以延一线之祀，是亦义也，而况其在幼冲乎！袁绍迁董卓之怨以怒帝，其为悖逆也明甚。操知之审，而曰：“我自西向。”知帝之可以系人心，刘虞虽贤，无能遥起而夺之也。桓帝之诛冀，以嬖宠之怨，而不忌其弑主之逆；董卓之诛，则已正名之为贼矣，以贼讨卓，则弘农之大仇已复，献帝可无惭于践阼矣。视晋景、鲁定而尤正焉，而何容苛责之也。

4.所谓雄桀者，虽怀不测之情，而固可以名义馭也。明主起而馭之，功业立，而其人之大节亦终赖以全。惟贪利乐祸不恤名义者为不可馭之使调良，明主兴，为彭越、卢芳以自罹于诛而已。不然，则乱天下以为人先驱，身殒家亡而国与俱敝。曹操可馭者也，袁绍不可馭者也。

起兵诛卓之时，操与孙坚戮力以与卓争生死，而绍晏坐于河内；孙坚收复雒阳，乘胜以攻卓，在旦晚之间也，而绍若罔闻；关东诸将连屯以偕处，未有衅也，而绍首祸而夺韩馥之冀州；先诸将而内讷者，无赖之公孙瓒也，而绍诱之以首难；

君主的情况就不同了，汉献帝当时年方九岁，何进之难时，曾徒步逃到荒郊野外，此时天下纷乱，国家不可一日无君，献帝靠他的聪明善辩使董卓很钦佩他，这样董卓就废掉了弘农王刘辩，立献帝刘协，献帝没有誓死拒绝，是因为他年幼无知，也没有大臣的辅佐，而且当时董卓气焰嚣张，曾说过：“对刘氏家族要斩草除根。”那么，汉献帝苟居皇位延续汉家天下，这也是义举，而何况他当时年龄还小呢？袁绍把对董卓的怨恨迁到献帝身上，很显然他这是悖逆反上。曹操对此事非常明白，因而就说：“我自西向。”知道献帝在此时是可以维系人心的，刘虞虽然有贤德，也不能取而代之，桓帝之所以杀掉梁冀，是因为他宠信的人都怨恨梁冀，而不是因为梁冀杀了质帝、董卓被杀以后，就已正其名为贼了，人们诛杀声讨董卓，也算是为弘农王刘辩复仇雪耻了。献帝也没有必要为继承了皇位而感到内疚了。以此来看，晋景公和鲁定公即君主之位就更无可非议了，何必对他们求全责备呢？

能够称得上英雄豪杰的人，虽然怀有不可测度之心，却可以坚持以其名誉和道义来控制自己。如果有英明的君主出现，就会接受统治，这样，其功业可立，而且他本人的大节也最终可以靠此而保全。只有那些贪一时之利，幸灾乐祸而又不爱惜自己名义的人才难以控制自己、使自己往好的方面发展，英明的君主出现以后，他必然就像彭越、卢芳一样不可避免地会被诛杀。不这样，乱天下作为人们的先锋，最后身死家亡封国也随之取消。曹操就是那种可以驾驭自己的人，袁绍则是不能控制自己的人。

关东地区各州郡起兵抗击董卓的时候，曹操和孙坚齐心协力想与董卓决一死战，争个你死我活，而此时袁绍却安坐于河内（今河南省武陟县一带）。孙坚收复洛阳以后，如果追击，很快就可以消灭董卓集团，而这时袁绍却置若罔闻。关东地区各位将领率军驻扎在一

然则昔之从臾何进以诛宦官，知进之无能为而欲乘之以逼汉尔，进不死，绍固不容之，而陈留又岂得终有天下乎？鲍信曰：

“袁绍自生乱，是复有一卓也。”孙坚曰：“同举义兵，将救社稷，逆贼垂破而各若此，吾将谁与戮力？”虽有汉高、光武，欲收绍而使效奔走，必不得也。李密之所以终死于叛贼也。

自其后事而观之，则曹操之篡成，罪烈于绍，而操岂绍比哉？诸将方争据地以相噬，操所用力以攻者，黑山白绕也，兖州黄巾也，未尝一矢加于同事之诸侯。其据兖州自称刺史，虽无殊于绍，而得州于黄巾，非得州于刘岱也；击走金尚者，王允之赏罚无经有以召之也；然则献帝而能中兴，操固可以北面受赏，而不获罪于朝廷，而不轨之志戢矣。

绍拥兵河北以与操争天下，而操乃据兖州以成争天下之势。绍导之，操乃应之；绍先之，操乃乘之；微绍之逆，操不先动。虽操之雄桀智计长于绍哉！抑操犹知名义之不可自我而干，而绍不知也。然则虽遇高、光之主，绍亦为彭越、卢芳而终不可驭，身死家灭而徒为人先驱。贪利乐祸，习与性成，